

楚史精编

晋史乘

吴越春秋

越绝书

海山记

迷楼记

〔汉〕赵焯等撰

古今逸史精编

(吴越春秋等七种)

A decorative background of stylized, swirling clouds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wash style, framing the central title.

古今逸史精编

(吴越春秋等七种)

[汉]赵 焯 等 撰

熊宪光 选辑 徐洪火 点校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逸史精编/(汉)赵晔等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12

ISBN7-5366-5059-0

I.古… II.赵… III.中国-古代史-史籍 IV.K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479 号

古今逸史精编

(吴越春秋等七种)

[汉]赵晔 等撰

熊宪光 选辑 徐洪火 点校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封面设计 王 多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90 千 插页 4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66-5059-0/K·256

定价:12.00 元

前 言

《古今逸史》是明代吴琯校刊的一部丛书，计收古籍 55 种，244 卷。吴氏在“凡例”中说：“是编所辑，其人则一时巨公，其文则千载鸿笔；入正史则可补其阙，出正史则可拾其遗。名曰‘古今逸史’，其义则小子窃取之矣。”可见吴氏汇编此书，是以“史”为依归，旨在拾遗补缺，而特以名家大作为入选的标准。故其分类取法《史记》、《汉书》，分为“逸志”、“逸记”、“世家”、“列传”四类。但其所辑之书却甚为驳杂，除有编年史、别史、稗史、传记、地理、制度等外，还包括方言、训诂、经义、考据、风俗、寺观、都会、园林、宗教、隐逸、文学、艺术等诸多门类，统称“逸史”，乃用其广义，不但体现了重“史”的传统，而且强调了所辑诸书可观的史料价值。

公元 1966 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百部丛书”，皆以原刻影印。《古今逸史》亦列为“百部”之一。选辑者严一萍以版本优劣为取舍标准，从原有 55 种、244 卷古籍中，遴选出校勘精审的佳本 22 种 71 卷，汇编为 4 函，仍沿用《古今逸史》之名。其未选入者则另据佳本，辑入其他丛书中。所以，“百部丛书”中的《古今逸史》，已非吴琯校刊本的原貌，实际上只是其中善本书的选编。

中华文化渊综广博，历代古籍浩如烟海。除经籍、正史、诸子、文集而外，那些历来被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志怪、传奇、逸闻、琐事、野史、杂记、小说、随笔，实亦无愧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奇珍。它们或记奇人异事，或述宫闱秘闻，或叙异域神物，或志风土民俗，大都异趣横生，引人入胜；且都记叙随宜，

长短相间,具有内容广泛、形式灵活、文笔优美、短小精悍等特点。其中不乏可补正史之缺,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名作,而更多的则是可广见闻、可资谈助的佳品,因而历来为学者赞赏,也深受读者喜爱。为了给今天的读者奉献一部具有代表性、系统性和趣味性的可靠读本,让读者朋友们一部在手,尽览精华,我们对这部丛书作了一番筛选,取精去芜,辑为《古今逸史精编》。计收古籍 31 种、107 卷,分为 4 册,各册大体上均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真情推出,以飨读者。

本书以台湾“百部丛书”本为底本,尽可能兼采多种版本进行校勘,遇异文则择善而从,限于体例,不出校记。为便阅读,我们给原文加了标点,并作了分段。所辑诸书中,有少量曾经近人整理出版者,我们在点校中作了参考,谨此致谢。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各书概况,各册之前均由点校者执笔写有简要的《本册说明》。

本书由熊宪光选辑,并主持点校、审订。各册点校分工是:

熊宪光(西京杂记等八种) 徐志奇(汉武故事等十一种)

徐洪火(吴越春秋等七种) 胥洪泉(剑侠传等五种)

限于资料 and 水平,本书的选辑未必尽当,点校中疏误谅亦不少,统希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熊宪光

2000 年元旦于西南师大中文系

本 册 说 明

本册选辑《楚史栲杌》、《晋史乘》、《吴越春秋》、《越绝书》、《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7种古籍。

《楚史栲杌》，旧题吾衍撰或不著撰人。吾衍，一作吾丘衍，字子行，元衢州人，家钱塘。博览经史，贯通百家，工篆隶，晓音律，志操峻洁，不求闻达，隐居授徒，从游者甚众。后无辜被逮，义不受辱，赴水死，人称贞白先生。著有《周秦刻石释音》、《学古编》、《闲居录》、《竹素山房诗集》。吾衍《〈晋史乘〉题辞》：“《晋史乘》于刘向校雠未之闻，余近年与《楚史栲杌》并得之，诚奇书也，不著作者名氏。观其篇目次第，与《晏子春秋》相似，疑出于一时。虽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晋乘》、《楚栲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嘉其书，因录之，以备三史之目。”可见，吾衍并非《楚史栲杌》的作者。

《楚史栲杌》并非完整的楚史，实只述及庄王一代之事。是书主要叙述庄王时楚与晋、陈、郑、越、宋、申等国的交往征伐。庄王的勇于纳谏和虞丘子、孙叔敖等的忠心辅佐终使楚成就霸业，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晋史乘》，不著撰人。本书主要取材于《国语》、《左传》和《史记》。书中有的篇章全抄自《国语》，如《用民》、《救饥》、《傅讷》等；有的则将《国语》中的长段文字析而为二，如将《国语·晋语四》“文公问元帅于赵衰”一段析为二文：《取五鹿》第十六、《原季》第三十

八。

《晋史乘》也非完整的晋史，实只述及晋文公一朝事。是书主要叙述晋公子重耳出亡以及归国为君后勤王定霸的过程以及与曹、卫、宋、楚等国的交往征伐。该书记述重耳出亡和归国行赏诸段文字，皆简洁生动，不乏精彩之笔，其记述晋文公与狐偃、赵衰等的治国治军言论，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少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以为耻，遂弃官至犍为从杜抚受《韩诗》，20年不归，家人为之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卒于家。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

《吴越春秋》是作者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杂合正史、传说、想象敷演汇集而成的一部演史小说，故纪昀说它“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言之体”，属于“小说家言”。书中集中记述了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的兴衰成败及伍子胥、勾践的复仇故事。从历史角度看，本书记载详细，大体与正史相符，但也有史实错乱、世系颠倒、年代混淆诸现象。元代徐天祐注，引《左传》、《史记》相比较，考订异同，刊正讹误，于阅读多有补益，故予以保存。从文学角度看，本书在刻划人物、渲染气氛、铺排场面等方面多有独到之处，尤其书中刻划的勾践、伍子胥、范蠡、文种等人物形象，莫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行文骈散间出，杂以诗歌谣谚，语言相当丰富。纪昀说它“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实为的评。

《越绝书》，东汉袁康、吴平撰，旧题子贡撰，一作伍子胥撰，或不著撰人。明代不少学者如杨慎等，据书中隐语考证出作者系袁康、吴平，《四库提要》加以认定，人多从之，似已成定论，然证据犹嫌不足，尚须深入考证。袁康、吴平，史书及方志均失载，生平事迹不详。

《越绝书》杂记吴越事，前写子胥入吴、破楚服越；后述勾践灭吴，楚灭越，春申君封吴。全书以子胥、勾践复仇贯串始终，重点写勾践归国，行计倪、范蠡富民贵谷之术，终致覆吴报仇，霸于中国。书中强调富民贵谷为强国之本，实为千古不易之真理，于后人多有启迪。书中写勾践、计倪、范蠡等人的阴谋密计，往往能于纵横曼衍的议论中展示人物的智慧和内心世界，其形象远比《吴越春秋》更为生动传神。《吴地传》、《记地传》二篇，实开中国方志之先河，其价值不可低估。

《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旧题韩偓撰，或不著撰人。韩偓(844—923年?)，字致尧，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唐昭宗龙纪元年(889)进士，后迁左谏议大夫。曾与宰相崔胤定策诛刘季述，为昭宗反正之功臣。后从昭宗至凤翔，进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偓为人刚直，宰相韦贻范母丧未久，帝诏还位，偓拒不草诏。因见恶于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天祐二年(905)，召还故官，偓不赴召，携家入闽，南依王审知而卒。其诗以律绝为主，多写艳情，辞藻绮丽，有香奁体之称。唐《艺文志》著录《香奁集》1卷，又《金銮密记》5卷。后人辑有《韩内翰别集》。《说海》本《海山记》等题韩偓撰，殆不可据。

《海山记》，前半部写隋炀帝官中西苑十六院草木鸟兽之盛及其游苑的情景，后半部写隋炀帝登基至被杀之经过。

《迷楼记》，叙隋炀帝贪于享乐，内侍高昌荐其友项升，进图构建宫室，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千门万户，上下金碧，人误入者终日不得出，炀帝命曰“迷楼”。诏选后官良家女数千居其中，淫侈荒乱，无所不为。迷楼后为李世民焚毁。

《开河记》，述麻叔谋开汴河事。隋炀帝欲游广陵，竟然征集全天下543万余人，由麻叔谋率领开凿汴河。麻叔谋贪横暴虐，致使开河民工“死尸满野”。汴河成，军民死亡过半，麻叔谋终被腰斩。

三书所记,皆隋炀帝荒淫暴虐、残民误国事。统治者腐败荒淫,不恤民力,必将身死国灭。文章虽非上乘,然作者深意,后人不可不察。

徐洪火

1999年12月

目 录

前言

本册说明

楚史桡机·····	[元]吾衍 撰(1)
晋史乘 ·····	无名氏 撰(19)
吴越春秋 ·····	[汉]赵晔 撰(41)
越绝书·····	[汉]袁康 吴平 撰(129)
海山记·····	[唐]韩偓 撰(201)
迷楼记·····	[唐]韩偓 撰(211)
开河记·····	[唐]韩偓 撰(219)

楚史檮杌

[元] 吾衍 撰



目 录

- 问为国第一
- 茅门令第二
- 虞丘子第三
- 士亹傅第四
- 隐戏第五
- 伐陈第六
- 晋伐楚第七
- 伐郑第八
- 伐越第九
- 取陈第十
- 伐晋第十一
- 围宋第十二
- 克郑第十三
- 问鼎第十四
- 樊姬第十五
- 赦解扬第十六
- 申侯第十七
- 射咒第十八
- 好猎第十九
- 养由基第二十
- 绝缨第二十一

子佩饮王第二十二

相人第二十三

筑台第二十四

沈尹华第二十五

孙叔敖谏第二十六

寝丘第二十七

问为国第一

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大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由贵’；士骄君，曰‘国非士无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由定矣。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

茅门令第二

庄王有《茅门者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溜者，斩其辔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马蹄蹂溜，廷理斩其辔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则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遗？”太子乃还走避舍，再拜请死。

虞丘子第三

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不名仁智，无由显荣；才之所不著，无当其处。臣

今为令尹十年矣，国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禄素餐，贪欲无厌。臣之罪当稽于理。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受之政，则国而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能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之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忠？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丘子菜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

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而不舛，可谓公平。”庄王曰：“夫人之赐也已！”

士 亶 傅 第 四

庄王使士亶傅太子箴，辞曰：“臣不材，无能益焉。”王曰：“赖子之善善之也。”对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夫岂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烦，可教训。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

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悛而不摄，则身勤之，多训典刑以纳之，务慎惇

笃以固之。摄而不彻，则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长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义，明等级以道之礼，明恭俭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爱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罚，明正德以道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太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不则赧。”

隐 戏 第 五

庄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谓左右群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

士庆入，再拜而进，曰：“隐有大鸟来，止南山之阳，三年不飞不鸣，不审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闻其说。”王曰：“此鸟不蜚，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匿。是鸟虽不飞，飞必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士庆稽首曰：“所愿闻已。”王大说士庆之问，而拜之以为令尹，授之相印。

士庆喜，出门，顾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闻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为豪矢而后为藩蔽。王赐士庆相印而不赐臣，臣死将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涂中，子所与寡人言者，内不及国家，外不及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贵也。”于是乃出其国宝璧玉以赐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语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无所行矣。”